杯



感谢改革开放,我有 了选择权。选择高考,勉 强上线;选择下海,没有亏 损;选择请帮佣,各尽所 长,各得所需。

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的口头禅是: 国有大臣,家有长子。她从不让我做家 务。大学毕业后,我获得人生第一个头 衔:搪瓷七厂厂长! 沪语谐音:荡(搪)在 家里、住(瓷)在家里、吃(七)在家里。我 从小爱看《水浒传》,以为在家靠 父母,出门靠朋友,从来没有想过 靠自己,因为自己靠不住:五谷不 分、四肢不勤、三餐不会,两眼翻 白。遇到生活琐事,比如站在灶 台前,手忙脚乱,酒与醋不分,盐 与糖错放,只能君子远庖厨,敬谢 不敏。隔壁爷叔表扬:"迭只小棺 材密聪明额,大学毕业,会烧开水 了。"婚前,我请钟点工烧一顿晚 饭。次日,剩饭早上烧泡饭,剩菜 中午炖菜泡饭。有了孩子,我请了全职 保姆。

如今的大城市,至少在上海,有专门 的家政机构培训阿姨,但没有机构培训 东家,也就是说:阿姨知道怎么做事情, 东家不知怎么做东家。

我只能凭借真诚待人。

首先,我家阿姨与我们家一桌吃 饭。其次,在餐桌上,我从不说哪个菜烧 得差,又不是上饭店,可以挑三拣四。吃 阿姨烧的菜,就像娶讲门的老婆,没得 挑! 可讨、可忍,即可,以安定团结为 好! 也不说哪个菜很好,否则阿姨要疑 心:好的之外,就是差评,打击一大片。 只有在家请客时,告诉阿姨烧哪几个 菜。同时关照:那个菜盐少些,阿姨心领 神会,以后烧菜,这个菜就少放盐。我还 知道哪些是她的拿手菜,这样无差异点 评、无伤害表扬,彼此融融。

每逢中秋前夕,夫人到杏花楼买月 饼,让她们带回家特有面子。春节前,特 地到食品一店买些食品。六一儿童节, 特地到七浦路,买些出口的尾货服装,回

小时候,我居住的新村东面有一条河,常

有一次,我找到一块两边微翘,如手掌大

片。那是2009年初春,母

亲接到无锡亲戚的电话,

告知老宅拆迁。第二天驱

车赶到老家,履行好各项

手续后, 母亲轻轻说了声,

聚集着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嬉笑打闹

中,我们找出泥土中的碎瓦片,玩一种打水漂的

游戏。每人一次机会,依次向水面掷出瓦片,以

的弧形瓦片,弯腰跨步,找准水面角度,挥臂奋

点击水面次数多,飘浮水面时间长为胜。

力甩出,只见瓦片飘落在水面上,连续溅起八朵水花。

荡漾的水波纹,闪射出一圈圈的粼粼波光,引来小伙伴

的瓦片,带给我童年的欢乐,也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瓦片情

月沧桑、表面已被风雨侵蚀、来自故乡祖屋上的瓦

"再去看一看老宅吧。"此刻,我知道母亲心中涌动着

无以言表的伤感,尽管她已有近六十年没住在这里

象中老宅的模样。眼前这一幕,不由得让我感到惆

怅和唏嘘。此时,母亲伫立在一堆瓦砾旁,弯腰捡起

佛在搜寻其中隐藏的往事。只见她眼中噙着泪花,

之动容。毕竟这里每一寸土地,都留下过母亲的脚

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能勾起她绵长的回忆。临走

哽咽着喃喃自语:"再也回不来了。"

一块瓦片,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久久地凝视着,仿

母亲的话,饱含着无尽的留恋,让一旁的我也为

走到老宅前面,左邻右舍都已人走楼空,全无印

了,但这里是她和我父亲的婚房,有她最美好回忆。

-阵夸赞声。一块块曾从我手中飞出,在水面上漂浮

几十年后,我又与瓦片结缘,珍藏了两块历经岁

来分给她们。

我家常有生意朋友送的福建岩茶、 五常大米之类,我们也吃不了,完全可以 排几样转送保姆司机,但有个错觉磨灭 不了: 都是剩货!

我家靶向采买,属于"一对一"定制, 让受者感到她是唯一的,表达东家的真

如今,孩子住宿的住宿,出国的出 国,只剩下夫妻俩,但我也不辞退烧菜阿

姨,不久烧菜阿姨提出辞工,理 由:老公年事已高,无法继续在公 寓做门卫了。她识山水、有尊严, 因为我对她尊敬。兼职做卫生的 阿姨,兼烧三顿饭,成为全职。我 将烧饭的工资叠加给她。阿姨每 天总是等着我们吃完晚饭,洗了 碗筷再走,这样就过了工作时间 晚上六点,我们不得不催她早走, 理由:孩子她妈洗,我陪她,可以 增加感情,你在,就是电灯泡,逼

着阿姨不好意思,不得不早走。阿姨平 时上楼做清洁,手机放在楼下,表示工作 期间不接听电话,这就是专注。

我离不开电脑,又不懂电脑,电脑坏 了,就找物业派来修电脑的小伙子,起 初,我总是送些礼品,小伙子就是不收, 他更在乎我喊他"小师傅",既显出年轻, 又显得尊敬,他只需要这份平起平坐的

我每次散步回来,大门师傅总是跑 过来给我刷卡启闸栏,每次我都喊着:我 刷脸我刷脸,门卫总是跑过来刷卡,因为 我每次出门,都是侧脸向他们举手致敬。

改革开放后,人人都衣食有余,缺什 么? 尊重。仓廪实而知礼仪,礼仪指什 么? 礼貌吗? 直诚地平等待之。旧时的 上海人有教养,重要的一条是:宽待下

今天,上 海人素质的附 加值:平等对 待保姆。生活 中,她们比你 朋友更重要。



日前,请一位前辈吃饭,她血糖值已临界,喜欢清淡 些的餐馆。选了日料店,分食制,主食和菜肴均无糖,碳 水化合物也不多。酸、辛、苦、咸、甘,五味中,好像甘最 讨人喜欢。甜的食物味美,吃罢,心情也会好起来。

舌尖喜甜味,耳朵和心灵也喜欢甜的感觉。这才有 甘之如饴、甜言蜜语、口蜜腹剑、"拔伊吃眼糖精片""给 他点甜头尝尝"之类的成语和俗语。与

甜 蜜 孔 的 诱

之相对,跟"苦"有关的成语和熟语更多, 如苦海无边、愁眉苦脸、凄风苦雨、千辛 万苦、良药苦口。总之,是不好吃、令人 不开心的。还有甜苦皆备的,如先苦后 甜、忆苦思甜、同甘共苦,依旧扬甜抑苦。

在17世纪初叶的欧洲,砂糖是贵重 药品,只有贵族、绅士和富商才会在寻常 日子食用砂糖。到19世纪,甘蔗种植面 积大增,蔗糖价格大跌,飞入寻常百姓 家。但这些年,糖尿病患者也日渐增

多。从贵族的奢侈品到中产阶级的珍稀品,再到普罗 大众的调味品。为健康计,今天的人们,不得不重拾酸 -点的水果,多吃些苦瓜苦菜

少糖,对身体有益;人们的耳朵和心灵,也要时时警 惕甜言蜜语、糖衣炮弹。所以说,舌尖喜欢的,五脏六腑 未必觉得好;耳朵喜欢的,也同样。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看着那位前辈小心翼翼吃饭的样子,我心中五味 杂陈。无数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想保持身体健康,凡是 好吃的,得少吃一些!单这一点,就很考

迄今为止,糖尿病依然是不可逆转 的。在此为前期患者们祈祷,早发现早治

疗,注意饮食和锻炼,拒绝甜蜜的诱惑。 自古盛产漆树,这儿便叫了



·使你陷入加速自

我消耗的境地。

清晨,我站在楼下的 ·棵高大的樟树下。风乍 起时,树叶纷落,砸在地 上。用"砸",是因为那些落 叶仍饱含着母体的水分,掉 在地上,哒哒作响。有一片 黄叶砸地时,

两块咸肉 我听见"叮"的 一声,那是我 手机短消息的 李新章 提示音,消息

是表哥雪文发来的:"今晨 4点,我妈走了……'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雪文妈,就是我的四 舅妈。记不得是哪一年 了。当时,我还很小,小到 可以与三弟一起,宽松地合 坐在四舅自行车狭小的后 座上。我与三弟乘着四舅 的自行车去他家做客

家乡人称之为"走亲眷"。 四舅家在潘家塘,离我家有 十几里路。正逢麦子泛黄, 自行车穿过田间小路时,灰 白色的麦蝶,成群结队地在 田野上方飘飞,有的就飞在 我们的耳边。

> 四舅妈是 潘家塘的妇女 队长,个子不 高, 却很干练.

黝黑的脸蛋,清朗的大眼 睛,穿一身打着补丁却很干 净的老布衣裳。见来了小 客人,便从碗橱里拿出两个 蓝边大碗和一瓶酸梅汤原 汁,冲了两碗给我俩解渴。

午饭并不丰盛,但比 我家的稍好点,一大碗水炖 鸡蛋是唯一的荤腥。我们 与四舅一家围坐在八仙桌 边上闷头吃饭。饭吃到-半,我与三弟惊讶着对视了 一眼,随后都把目光转向四 舅妈。因为我俩在各自的 饭碗里, 拌出一块被米饭深 埋着的咸猪肉,油油亮亮、 四四方方的。四舅妈冲我 俩微微摇摇头一 要声张。咸肉切得很大很 厚实,在家乡,比喻某家人 家阔气、大方,都这样说: "这家人家气派,咸肉切得 像'铁搭枕'。"铁搭是种农 具,与锄头相仿,却不是平 口,有四根铁齿。"铁搭枕" 就是固定铁搭竹柄的木塞, 有一副扑克牌这么大。我 与三弟从来没吃过这么大 的"铁搭枕"咸肉。在自己 家里,母亲偶尔也会切上三 四条咸肉丝,象征性地放在 饭镬里与米饭一起煮,让米 饭闻起来有点肉香,算是改 善伙食了,哪有一个人独享 这么大一块咸肉的? 我与 _ 三弟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下 肉,幅度很小地咀嚼,用牙 齿把肥肉里的香油榨出来, 让幸福与满足在嘴巴里弥 漫开来。那顿饭,我俩都吃

窗外有棵皂荚树。这几日,黄绿相间的叶片不时 飘离枝头,好似不断剥落的四季外衣。树木似乎比人 更容易感知节气变化。如此辰光真应该放下手头工 作,去树下坐一坐,喝一杯秋天的茶。

恰好手头有一册茶书,周华诚的《不如吃茶看花》。 这书奇在看似专写吃茶,其实什么都写,读书、观景、会 友、闲聊、烹饪、漫游、奇闻逸事、历史掌故,

事无巨细,皆是话头与素材,又与茶相 关。茶真是神奇物,将一切物事勾连缠绕 在一起——或许它们原本便为一体。

此书适于心下无事时翻阅,也适合以 此偷得浮生半日闲。茶席边,炉火旁,秋 日旷野里,冬日暖阳下,边喝茶边看书,边 想心事边看书,随看随歇,常读常新。也 不必非要读出个所以然来,不求甚解更 好。况且,这书里本也没有艰深的学问需 要解,有的只是一个写作者的诚挚和耐 心,将文字一点点编织下去,进行下去的

'能耐"与欢喜。清纯如泉、余味悠长。 所说既是文字、也 可比拟茶汤滋味。"茶汤中的花香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自 己经历过,别人说一百遍也没用",看似在说茶和品茶,其 实着意的还是人生。吃茶只是引子,是由头,是让生活缓 慢和沉潜下来的方式,也是日常审美感受的切人口。

因茶之名,以茶为媒,作者记录下四季、自然、瓜果 琐事、出游,林林总总,自成一体,自成一个世界。没有比 茶更贴切的物象,它是日常之物,也是精神之汤。枯燥的 茶理及繁琐的茶仪让位于日常品茶、悟茶之细节。只有 因茶而起的滋味、故事与人心。行文自在、绵长、丰盈。 又戛然而止。止在某个具体的日期里。它又没有真的止 住,而是这一天结束了,下一日正在到来。如此,这又像 一本日记书,自白书,瞩目于对日常时间的检阅与凝望。

"喝茶,原本就是玩。"如此"把玩"心态,才是为文之 道和行事之道。它关注的是点滴,是细处,是一己之幽微 体验。这正是生活与文学之根本。茶既是写作者的日常 啜饮物,也是隐居地,由饮茶识得自然之道、生活之道。 温润长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磨灭,既是茶性,也是人 性之修炼。至此,别人以为他还在喝茶、论茶、写茶,殊不 知,写作者于此过程中早已习得金蝉脱壳之术。这趟因 茶而起的文字列车,正向着无心、无事、漫无目的的远方 悠然而去。前面到底有什么,且喝一杯茶再说。

万事万物最好都从一杯茶开始。茶是水,更是花,是 生命的融入、沉浸与绽放。茶与文字,都为液态的自然流 淌状态,互为肌理,互为拯救。书中的辞藻、语调、节奏、 氛围,与茶之外形、叶底、汤色、滋味,两者相较,大概可获 得某种对照或启示。再看书中标题一 —"饮之仿佛有雨" '初梅花""松子落""吃茶落花多",字里行间分明读出无 尽天地,无尽茶。生命在慢饮中溜走,也由此获得滋养。

窗外秋风一日紧似一日,枝上叶片日渐疏落。时 间正以可见的方式流逝。逝去之后还有新生。由此, 案上茶之书悄然置换成时间之书,生命之书,也是一册 与此时此刻相关的书。

茶香氤氲中,心神在纸页、天地间漫游。

得很慢,很用心,吃得小心 翼翼。一是为了慢慢品尝 这难得一遇的人间美味,二 是担心这"特殊的待遇"被

表哥表姐们发觉。 我女儿结婚那天,79 岁的四舅妈也来吃喜酒。 敬酒时,我特意坐在她的旁 边,给她夹菜,对她嘘寒间 暖。便又说起小时候,我与 阿三到她家"走亲眷",四舅 妈给我们喝酸梅汤,还在我 俩饭碗里的米饭底下,各藏 了一块像"铁搭枕"一样大 的咸肉。我绘声绘色地讲 着,讲得很用情。然而,四 舅妈却一脸茫然。显然,她 已经不记得这些细节了。 我虽有点失望,但想想也正 常,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的大脑不可能无限制地 存得住那些细节。表哥雪

到一边,告诉我:"我妈得的 是'脑萎缩',她连你是谁都 想不起来了。"自四舅妈患 上"脑萎缩"算起,又过去六 年多了。其间,也听母亲说 起过四舅妈,说她的病情越 发严重了,有时,连儿子、儿 媳都不认识了。有一次,我 特意买了点心与水果去看 她。雪文领着我,弯弯绕绕 走了3里多路,来到四舅的 坟前,四舅妈正跪在那里磕 头。雪文告诉我:"母亲经 常来这,她几乎谁都不认得 了,却认得来这里的路,能 独自来这里,独自回家。'

文扯着我西装衣袖,把我叫

四舅妈走了。恍惚 中,她的那双清朗的大眼 睛,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中。那张慈祥的脸,冲我微 笑着,冲我微微摇摇头……

漆铺。漆铺位于龙潭乡西部,由 于大山阻隔,又形成了上漆铺、下

下漆铺李家大屋屋后的那座 山,名叫风景山。当年,宝志禅师 游历天下,行至此处,见群山起 伏,风景绝佳,欲于此地开山卓 锡,但觉得地方还是小了点,于是 叹息一声,留下"风景山"三个字 便走了,最终在相去不远的野人 寨凤形山开创了乾元禅寺(三祖

令风景山远近驰名的,是山 冈上的一棵古枫香树。这棵枫香 高30余米,虬枝苍劲,腰身粗壮,

四人方能合抱。两根不知生于何 年何月的古藤,缠住树身攀缘而 上,一直盘到树梢去了。这个季 节,古树枫叶红艳,随风摇曳,远 大雨骤歇,他忽听父亲在屋后山

远看去,冈上 好似燃起了一 团冲天大火。

这棵枫香 的树龄已有

500余年,为安徽省一级古树。 冈下有位老人,霜雪盈头,精神矍 铄,说他孩提时枫树便是这般模 样。又说他父亲孩提时,枫树亦 是这般。老人说大屋组之所以四 季平安,人丁兴旺,是因为曾有神 龙寄居于枫香树身里,而神龙历

来是护佑百姓的。

枫香傲立高冈上

程建华

老人说,那年他才三十岁出 头,正是青壮年时期,三四月间,

> 坡上大声惊 呼:蛇,蛇。等 他匆匆跑去 时,只见坡上 的青草像被镰

刀割倒一样,两边倒伏于地,一颗 笆斗大的蛇头高高昂起,箭一般 向山上射去,那猩红的信子在青 草掩映下格外显眼。爷俩吓得浑 身颤抖,头也不回跑到家中,半天 还没缓过神来。

大概是两个月后的一天夜

雷,雷声震得整座山冈颤动不止, 漆铺的乡亲们在惶恐不安中度过 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清早,众 人上山去看,只见枫香树的根部 被震开一个笆斗大的洞口,树身 西侧,一道裂槽自下而上,足有丈 余长短,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 故。只是自那之后,大蛇再也没 出现过。村人这才恍然大悟:原 来此前大蛇一直寄居在枫香树 里,那夜是借着雷声,破树而出。

里,风景山上突然炸响了一个惊

时至今日,漆铺人仍在争相 传颂这个传说。传说能让人心生 敬畏,让人在喧嚣浮躁的红尘中 不致迷失自我。

前,我挑选了两块完整的瓦片,留作对故乡的念想。 回到上海后,我将带回的两块瓦片做了认真的 清洗,并用黄绸包裹,置放在一个锦盒里珍藏。为让 瓦片更具内涵和意义,我请母亲用粗笔,分别写上 漆铺两个自然村落。

"祖居之瓦""祖居拆迁,留瓦一片,永作纪念"的内容,并签上了她的名字和日期。当从母亲微微有些 颤抖的手中,接过这两块薄薄的瓦片,我顿时感到有 些沉重,这已不再是普通的瓦片,而是一件蕴含着父 母体温,有着特殊意义的传家宝了。 祖屋就像一本泛黄的旧书,没有等我去翻开阅 读,就在眼前消失了。但树有根、水有源,不 管我们开枝散叶在何处,离开故乡多久,我们 也有根、有故乡。

时至今日,我为拥有祖屋瓦片感到欣慰。 虽然祖屋回不去了,但血脉相连的故乡,在心中 永存的祖屋,都浓缩在了这两块瓦片里了。